



樓

鑰

大防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膺 太上之付託以
 承 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
 竊聞 陛下臨朝淵默以言精當尊禮大臣允
 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劄給舍駁議隨即所從
 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
 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予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四明樓

鎬大防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膺 太上之付託以
 承 列聖億万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
 竊聞 陛下臨朝淵默以政言精當尊禮大臣允
 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所從
 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
 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予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
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万一
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然自彊以銳意于治天
下徃、稱誦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
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踈小人日
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人日奏偃然自以
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独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堯明之君而至于此
或反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之笑者不知
其几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
姓阜安有正規之風而權移房闈几覆唐宗明
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
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
採珠玉織繡錦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
樂以政天寶之變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
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碩曰明主
出矣吾屬猶反乎故崇寬大藹然有正規之風
而其後奉天之幸人幸梁州几不免其身而其

尤可恨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
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
分與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
戒者也 陛下聖惟高明忌旨酒薄嗜好致
以孝問為急而不以位為宗臣豈當私憂至此
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
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
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
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
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

下 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業
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益聖德
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
大自其遠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聖行之
以久而後治效可睹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
悠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惟
陛下財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
以不德嗣承大宝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

陽謬盤雷震非時淫雨為災以心甚懼推尋厥
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
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
職司論駁雷雨為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
兢惶實以蕪直內制適當此詔填委之時才短
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
陳述伏惟 陛下採擇伏自 陛下臨御之初
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 陛下又守之
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士講論
經理上則尽孝于重闈下則深卹于民隱此宜

有嘉祥為之應而變異乃尔不惟冬雷無此蓋
雖著雨蒸鬱亦未有震電連日夜不止如此者
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
詳序詩者曰宣王承斥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裁而惧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曰兢之業之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遐
芻語皆所謂遇我而惧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
神不奉靡愛斯牲去璧既卒寧莫我所曰不珍

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痊靡神不宗日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修
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為周家一歲祀
事為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既一為
之而旱災如此無所 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无
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
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
桑林曰政不節与使民疾与宮室崇与婦謁盛
与苞苴行与諛夫與与成湯不逆声色不殖貨

刊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深自克責此宣王
所以粲然後與而成湯所以其與勃焉也太戒
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
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
謂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
偽為对曰恭儉惟德無載亦偽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
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為偽則知以力行仁者為
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声者笑貌為哉言不可
以偽為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也無人則輟之謂

之偽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三誠之道曰戒謹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謹其独
也。文王雖在宮，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閨門衽席之間，一
一以礼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揜者，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
知，莫若不為。孟言之無不聞，為之無不知者，易
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遠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况其近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机，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由動天地也。夫以
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
行內，無廢之可避，方執通壅，無樂之可徹，荒政
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
愚，尚恐有声音笑貌之為，有無人則輟之偽，故
敢僭越陳之。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
講讀自加，恐未免于嬉游，閨門甚正，而外間已
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有議錫乎之多。
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
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息，求成湯自責以

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
久，一如前日雷震轟之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
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網紀，不以有人則作之，
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睹矣。陛下視
今日為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
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
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為
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声音
笑貌為之，則忠直者日踈，諂佞者日進，不自覺
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

始也。始即政而訪問于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朕
未有文，將予就之。維猶泮渙言天下之事，悠遠
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
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
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為對，傾瀝愚悃，
仰答請問，伏惟陛下則幸。

議祧遷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佳目後

臣等竊惟 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右，期禮官乞遷 宣
祖而祔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

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宜太常少卿魯二
復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就上祀 僖祖此
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放之嘉祐中固已建議
從以親統未及故虛東嚮之位以侍 太祖而
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 僖祖親及而
祀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
以私意億決奉宗廟之大經當時名臣與夫紹
興之初董安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
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錄皆
以偏詞曲說沮抑至今仰惟 太祖業造區夏

功邁百工廟號 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
諸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
獨不得為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
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召而列在昭穆之
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 僖祖親及當祀
不同迂褊之持此事誰敢輕議况今日九廟既
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
早正鉅典因 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
禮慰 太祖在大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
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世太祖之廟居中
三昭三穆實為六世与太祖之廟而七本
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奉之莫
可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
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
穆与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礼而不廢
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眷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
于礼此其年三月己自祧迁藏西夾室至
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

乃復祔僖祖以為始祖又将推以配天
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
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
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
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準者劄
文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
祖既祧之主宜右所歸欲曰朱震之說藏于夾
室則考之周制僖祖習宣之主不當藏

于太祖之廟欲州主普之說附于天吳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与高禘裕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抑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尽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禘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尽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考定為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之廟百世不迁至禘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

王周祖后稷其數遠而迂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禘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禘臣等謂齊矣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而上之至禘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為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

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京武昭王高
而下至高祖為八世豈不鮮推高為始祖而以
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已皆襲封于唐之建邦
啓上此之契稷故推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
則豈故如宣簡公有高祖時為四室之尊洪農
府君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為祧也
太祖之與上无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
尊為太祖而禋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
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禋祖為
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東嚮之位以至于吟

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禋祖之主常再
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
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要蓋自熙寧以來推
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
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
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
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稱唐有與聖廟以祀涼武
招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
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
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廷皆入夾室則

猶曰 僖祖在第一室故 二祖之祔為順今
太祖既入第一室則 僖祖 宣祖二主之祔
所以當訖也臣等以為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
可用 景靈宮祭 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
與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
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焉謹按
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
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迁于園寢
四曰祔于與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
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迁于寢園則私宗廟

之儀唯祔于與聖為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射
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迁祔興聖廟議遂定由
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 僖祖當用
唐與聖之制立為別廟以代夾室 順祖 翼
祖 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 僖祖自居別
廟之尊 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
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禘則即廟而
享于礼尤称如朝廷以為元當更乞行下礼部
太常寺考議制度施行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固不取此文王作吳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反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需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在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人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

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无實用先王以其虛譽執禮而用之事雖不作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業常百倍于平時百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震襄收蓄朱熹賓之講席渴于它見如恐不及次对之寇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乎生為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

也故天下士天視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
陛下傾待以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孝之篇
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
如振槁然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
陛下之去苗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
又去黃度亦為之紛紛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
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奉為之甚也取天下
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既已得之今日去之
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得臣言而後踰也
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何故熹無職事惟有
論

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
者不以代言不以為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
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
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
關繫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以繳
奉禋祠聖聽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
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今
不由中出不由封駁之地其利害又甚于夫
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
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呾舌之地雖有不

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進鄴鄆汝諧終于
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
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 太上皇帝之盛
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者而 御批已自別行
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尔况施于此乎此
臣所以忠憤感激惧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
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
札之意無貼加鄴隊淵之記在 陛下若反掌
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
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

無我臣宗有望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伏惟
陛下財幸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
大万机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
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
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
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
三代之盛可以為万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官
室服用宴飲歡樂声色俳優馳射戈獵珍禽奇

獸室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者恨無力以致此而人君順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下之執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唯乎恭儉朴素憂動篤謹講論經理致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矣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至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托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唯乎喜人而与之爵賞稍過則為濫予怒人而如刑罰稍過則為濫刑而其尤難者其所之言際乎選與之言人所樂所在人戶

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為艱哉仰惟陛下天縱圣性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為君之服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瀆直以人情之所喜與夫可厭者為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又大可喜者見矣勉

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怨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
人之所不能恩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
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若而我樂之
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
臣久汗朝列无補事功謨蒙圣恩拔擢至此朝
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聰明直以愚忠
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
以為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唯
之義伏惟 陛下財幸

卷終

卷二十四為昆氏寶文堂藏本卷二十一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四用接

鑰大防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 陛下務考
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此誠圣孝
之要也司馬先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夫子自壞其紀綱周衰
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礼与名分最詳以
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

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怨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
人之所不能恩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
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若而我樂之
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及君道矣
臣久汗朝列无補事功謨蒙圣恩拔擢至此朝
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聰明直以愚忠
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
以為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唯
之象伏惟 陛下財幸

卷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 陛下務考
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此誠圣孝
之要也司馬先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夫子自壞其紀綱周衰
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札与名分最詳以
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

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收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而已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衰子由是甚知伯遂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考獲麟而春秋絕筆二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為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而晉為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正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總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揖授格盡玄默困敦大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曰困敦光豈不能出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尔雅釋天篇歲陽歲名其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為泥古蓋其歲陽歲名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
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亢龍則有
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
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此皆聖人
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
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與舜見曰安汝止惟几
堆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
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
及禮春秋專為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
于蹇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廣矣而二
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后非
賢不又后非衆國與守邦直以為君之與臣相
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與為下御坐為
起蓋為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体不事形
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还君

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
餘意太祖收攬摧網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
仰孰敢于犯然興趙普論事心通氣令或夜半
而至共家其相与何如也累圣相承共由斯
道尊如天覆如神而隆寬尽下容受狂直如出
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圣授受綿
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圣德儼洪无不覆帔
講論經理日異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祖
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
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

尺之紙風動萬方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
及臣愚欲望睿慈燮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
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俸天之下
濟而群臣得以卑而上下行使芻蕘之說不墮
于下狂夫之言圣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
隆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
言君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教

論居心 知慶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
言有甚小可以喻太多此類也臣无所取材嘗

守温州號為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
賓客之事亦可粗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
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顛水涯苟有一
夫之失所皆已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
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為明雖不設釣距
不為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苟幸无事矧
今立朝七年蒙 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
群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遠
離君又之初尚效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消埃之
微細仰禪海嶽之高深恭惟 陛下為天之子

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 祖宗之所臨御 陛
下以一身應之日晏朝坐躬親所漸大臣議政
羣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章奏坐判
可否况復天性恭儉勤于講孝人主之道不為
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不自前未必能及幽遠
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
實恐日力不給 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
不知其几四方所至幅負動以數千万里必欲
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
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已

滿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
不然 陛下試于清問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
之路今付之之人為監司帥臣州今付之之人
人為太守軍今付之之人為將帥其人之才
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
乎其可乎雖好要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
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
內每思有以奉偏而補弊焉近而舉遠臣恐四
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 陛下如此存心則
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

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
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
此 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智效一官而推廣
事理敢以為獻惟垂听而赦其愚

論 奉朝專尚忠厚 召除翰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 陛下踐祚之始獲侍
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
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是特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
皆謂之迂闕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

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一代之得天下以命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无貴種是不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起衣狼據不可動

挫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尽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閩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灵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隔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

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 高宗披
荆棘而立朝遠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
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
人天相人勅以濟登茲是知 本朝家法專在
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 陛下玉
音稱善至于再一臣遠離闕庭十有三年屏居
畎畝不敢忘君惟 陛下聖慈仁孝畏夫愛民
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尚帝昭格
年谷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
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疆圉兵連禍結中外

塞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
惡殺我 宋立國二百四十余年專于不殺比
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
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
酋豪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
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 陛下威德
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道其所
本實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放也臣衰老得
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
以久苦足疾趣拜寔恨控辭不一而止迫于威

命趣行群守津遣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執
道復覲清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願無以玉容
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
採芻蕘之官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
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了了之本實繫紀
綱奉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叔
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
弛風俗凌夷凡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竄

殛元惡盡與以次誅弁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
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
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
之弊編及中外仕者朘削民則以奉權臣則羨
官可剋足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
師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
盡籍其家教至鉅万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
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
所賴以為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拜
伏竭皆效產不復知有廉耻之道至奴事其僕

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大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效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其妾令宰以臨民得手風俗至此不可勝誅 陛下寬仁必不欲一 一 究見其罪亦惡搜求已甚又情不安欲望圣慈念民力之困散縣官之不給而立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尽稍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例垂之急會計允自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 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

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泰甚以德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淳厚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拳首為 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正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王之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

為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
皆陽而居者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矣也蓋天与人居
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
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授間一紀再蒙收用日夕
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之万一惟 國家累聖
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
窺 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
度亦非 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

漢祀四百 奉朝象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
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 修德莫若文王
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 仁宗皇帝
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 能稱頌之
文王微柔懿恭視民如傷疊 穆 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 仁宗皇帝聖
度如天万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為
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皆 本朝盛際自文
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為稱而皆
本于仁柔以出治 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

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
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
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
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
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
帝平戈鉄鉞之誅未嘗有兩私貸所謂仁者必
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也尤陛下之所當法
也陛下外鉏叛將內誅姦臣惟斷廟謨天下
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
美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姦惡時出聖斷以裁之

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
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御夷狄之道與古不同藝祖
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
威爾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
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捷之覽未乘
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獲
此危道自講解之後象聖不復有坎伐之幸
宣和燕山之後是時中國軍政文壞委于姦人

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
燕親見旧邊所謂白溝河者負一衣帶水而安
肅等處水攢掄柳塘泊之遺迹亦皆人右設陰
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
不至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干
古以為無策然犹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咸失榆
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
制夷狄者不復可為此如編民之家與盜為鄰
所恃以禦之惟恒尔墻一旦盜入垣墻之內而盡
平地以守其勢但多予之金帛冀其勿擾尔

故雖以 彙朝承平策止于此况自建炎以來
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
未悔禍膏肓未滅之 高宗 孝宗豈不痛念勢
既未順遵養至艾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几危社
稷 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之
成否尚木可必臣雖與未議非不知振發激烈
以摠宿憤勃騰一出外議紛然雖浮宮胥動不
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
以為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 陛下
宵旰未忘願臣輩無有長策以盡靈 國家之

耻其辱惟甚臣覩歐陽脩言于 仁宗曰元昊
叛逆一方而帶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還盟而
勤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 陛下憤耻
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木可與爭屈已買和莫大
之辱是時猶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
可為流涕太息而已 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
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已增釁尚未
保其必從則 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
以宗社為念卧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
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害何

可勝言 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歎大有為
而迫邊事未靖欲為未可欲望聖虜先定規模
內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
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
冗費美事皆為要功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
仕敢竭忠衷以告 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
惟 陛下亟圖之

奏議別藹

論聽納

五
日月樓

鑰大防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固一体而上之永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猷謨者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奏議別高

論聽納

四明樓

鑄大防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体而上之永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猷謨者

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无疆頌德則必擬
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軍陳兢
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災則
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
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據正則或相夸以為過
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无顧忌乃足以
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高受而戒成
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
房之說主章之言既大寤于君心又深中于特
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

目姦諫蔽欺矣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
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鈴衆口由
今現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
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
鳳之黨盡去而而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
至于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
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
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毋以
為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
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今符切可謂善于

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而為鑒或借秦而為喻自是進言之体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听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後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為過言不見其效成謬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万憂類 陛下圖之于初救之脩至飢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

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維不然而其初真有所慮若謂大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鑿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陳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儻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权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未遇有盜

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
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飢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
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
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 神宗皇帝垂意邊事
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
發陝西兵援茂州侯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
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兵部延慶務在持重毋
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
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
自今毋得轉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

擒逐 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
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
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桎紲根本不搖若使
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
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
次登陟險隘脫有黠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
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固威難振倉
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
虎或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
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

君前伏惟俯務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後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於後法
害于民者亦莫大於後法後法不明民受其害
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後法行利害惟恐不反
而民猶未安田里者蓋後法有以害之也夫民
之畏後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
為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
倍我民之嘉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
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必訴于

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現之則據法
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
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
後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
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朱脚曰脚之
法者者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
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
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為姦而民益病矣出書
或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
物力及百緡者後一月及千緡者後十月其間

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
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為之不容吏與其間
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內無復訟訴為令者謂使
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
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
何為而不可如曰風上有異同叛籍有多寬不
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
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
之貧者或不及此于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
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

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
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
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後法不明則民病：則
訟繁：則吏可得志後法一定則民安：則
則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將安從乎
陛下如以為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
宿猾預為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
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
此法行之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
一路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過及天下

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我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歛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歛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之輸常賦猶不能給况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為无用之工本所万

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後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万余斛用人不為不多廩之不為不厚而猶以為未足更了諸用作院差撥兵士八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万余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 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以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

患于不辨今既以魚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
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
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致軍器之程計工役之費
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二千余人
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遺還元未去處歲
省公家之錢幾萬緡未几万斛蠹國之害既壞
而卜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
圖之

臣仰惟

福建監法
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

魚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
驗歛竊惟摧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
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
漕司平其多寡州縣積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為
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毫民
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
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紊先後
之次網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以立法之旨議
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
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切一欲以摧蠹

之法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無然新法之害既去而日法之弊則朱之講之未為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奉其偏而補其弊立為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閩粵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 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監價者 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監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 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且法苟善所被實廣惟 陛

下財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群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高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公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合比之教化則為 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毫強頑滑據簿之未銷者

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
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姦貪民下戶至有已納
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幸于免然則
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
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
辭焉臣愚欲望 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
出輪照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
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
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
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

被實惠矣

乞 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 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備官以安
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
臣猥以庸陋備負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
畢千載榮過非所宜得恩欲殫智竭慮以稱
陛下任使之意補 太子聰明之餘雖 太子
天資敏門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
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
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 祖

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
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
五日必以一事述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
當名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孔古人言行可
以功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机要以奉 太
子則上惟愈明輔成儲德區々之心得述尸素
之責矣丑府僚屬亦做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
益此故事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卷廿七 三十為晁氏寶文堂藏本卷廿三

一十六

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勅朕退朝之餘務學為急開爾英之閣肆求經
史之遺言对无逸之圖慨念 祖宗之美意正
有實於功誦頌何禪於增負具官某秀出天支
蚤收儒效壇間平之譽又宣出藩入從之勞條
晁董之言尤篤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於選部
實領袖於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於通鑑

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
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
五日必以一事述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
當名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孔古人言行可
以功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机要以奉 太
子則上惟愈明輔成儲德區々之心得述尸素
之責矣丑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
益此故事也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外制

四明樓

鑰大防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勅朕退朝之餘務學為急開爾英之閣肆求經
史之遺言对无逸之圖慨念 祖宗之美意正
有實於功誦頌何禫於增負具官某秀出天支
蚤收儒效壇間平之譽又宣出藩入從之勞條
晁董之言尤篤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於選部
實領袖於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於通鑑

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於寶訓之書爾其因事
進規書忠无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
尚服異恩以稱公選可

寄資武功大夫幹办御藥院陸彦端
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旧幹办
太乙宮

勅具官某爾給使官省謹而寡过肆还寓秋列
之銓選屬韃九陛仍護竹宮往哉惟欵毋替予
旧可

武经郎趙不濟換太子右監門率府

率

勅具官公国家宗支視古為盛然以屬近行尊
得奉朝靖者亦鮮矣尔修觴有素宗老薦其詳
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尚勉之哉以來終誓可
許從善循修職郎

勅具官公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
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可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
放罷

勅具官公治獄之我惟公則平爾由奉上官縱

吏為偽以陷人於深文臺評來上罰其可逭爾
鑄厥階歸務循者可

修武郎前監治興府東城酒庫馬鎰

降兩官

勅具官某爾戰推酷驚擾田里憲臺按治置訟
自解削秋免官以正名分可

朝散大夫知部武軍道師造降兩官

勅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尔按吏
不審乃訛劾理官偽為文祀以傳致其罪彼罪
虽得尔其可供罰乎稀秩二等以戒鍛練之吏

可

後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

賞

勅具官公朝廷選修轉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
原以庠授之彦為之少從礼成而歸責可後乎
可

何謨常益並循修職郎

勅具官公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尔隸
省之與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可

韋益改
東者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願降一官放罷

勅具官公擁貨之禁至為嚴密治中別駕實專
掌之予我在是而不能我吏卒之冒法豈惟關
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无素削秋免官以懲不
恪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

咸州團練使

勅朕肇極南郊祇見上帝爰推霽澤以及万方
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公故父具官公
有子以庶車告尔歸尔于此卹典尚其有知欽
承休命可

寄貨右武大夫遥郡防禦使 皇子

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

京宮現

勅官路橫列侯領遥防是馬右選之華用示內
班之寇具官公進謹赤墀之奉退祇朱卹之勞
歷年寢多以疾來診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禄于
真初尚服渙恩以保終吉可

承鄴即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

歲封孺人

勅具官某嫡母孔氏比津郊霈推老之恩尔

年登九齡子為俞士予之湯沐以為晚歲之華
可

通舉大夫顯漠閣待制陳規係常潛
心舉主降二官

勅責引其類因唯保予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
于定制具官公登膺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
既魂有字民之元狀按章不審雖多利吏之文
具微既成奠拚貪夫之跡孝尋奉將乃屬漢臣
以嘗遇于霈恩姑稍錫于俞秩尚為寬典毋有
遐心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黃裳

勅朕有日元子教之以義考尔以名儒導之以
經術既闡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褒具官某造
理精深處心夷擴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
兒之游叢專旦夕博文約禮歆著乎心者古驗
今如稍諸掌固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優茲
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胃非務為章向之
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
直仍先朱印之僚進有類於論思退尤資於講

替山抵朕命式完爾心可

承議郎著作郎兼黃讀黃艾朝奉

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勅山官山朕以

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

輔導之惟爾文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見游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主終篇推爾賢
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秉乃心相與發明經
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可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勅具官山朕肇裡南郊爰肆霽澤士有一青咸

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聞日著聲績如爾之
望者願可後乎爾守襄陽煩言存至稍鐫寓戢
于今三年因予奉時之恩歸汝贊奎之直其祇
完渥盻懋爾功可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帥顏

置使司

奏奉知黔州

勅具官山蜀道万里士之負文武之本者朕何
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戰制使謂爾通練老
成連帥又稱其沉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成爾
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所奉則知所以報國矣

泉州同安縣靈議廟神封威惠侯

勅具云神朕之要民至矣吏治十明神取于凶苟利吾民虽遠必錄以爾神庙食海嶠久著灵迹却蛮蜚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厲瘦有司霽實且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可

承值郎坑治司檢踏官將孟降一資
放罷

教具官云因家置使江尤以總諸適之貨泉設屬支郡以究山寧之遺利爾其屬也治工爭攘

至相戕殺尔实啓之効章既聞其上
一秩免所
居官吏之不虞廢乎知警可

修取即歸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
降一寺放罷

勅具官云爾筮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公麼敢爾披猖鑄秩免歸尚為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可

入内侍省都知鄧從訓謹奉土

高宗皇帝徵弭罔室轉協忠大夫

依前奉国軍承宣使

勅朕推尊 烈祖務極隆名寶冊之廣式實办
護均行賞典尔則先之官山服在禁庭恪共
平取橫班秩峻既並書務之華 高庙礼成突
仕矣勞之首爰加命秩用荅爾勤可

倪思等為係常良孫奉主各降一官
礼部侍郎倪思

勅人未易知其来已久士不自愛乃至斯既
駭予聞致貽伊感具官山夙推清望遍歷華途
比因繕監之迂爰謹屬察之薦家既傳于清載
人亦謂其端良俄隱匿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

考尋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脱于七階俾尔姑
鑄于一秩勿以懲美之故而忘推較之公可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勅具官山人之难知旧矣尔為南蘭陵以戶曹
為美而舉六闈歲既久乃以賄聞申奉將之罰
不可廢也具上一秩毋忘省循可

隆興府佳山字應庙碑封惠濟侯

勅具山神因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俟人神一
也 以尔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後而
能著灵響有功判以及物乎植之槐枕在舟行

之禱必答予之好爵其尚歆承可

朝清即致仕刘礎降一官

勅具官公朕祝嶺海犹畿甸也尔守蒼梧而部
便者谓尔加赋于民且日遂祠清而未拜問劾
章而径行虽已掛冠豈容幸免姑錫一秩以示
薄懲可

後政郎錢迪降兩資候服闋日与遠

小監當

勅具官公細民以煮海為業私販冒禁或未能
免爾仕至邑令又方報喪使者廣按謂尔為通

逃之洞數何邪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貶
其尚何辭可

寄資訓武郎 嘉王府都監朱思正

轉歸吏部在京宮現

勅具官公服役内廷兼官王即克勤听取以疾
丐閑祿以內初秩之吏選尚欽 余以善尔躬
可

成鏞知黔州

勅具官公尔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虽遠委
寄不輕外控夷蛮地營一面余爾作守凡收民

固團之事尚勉之哉可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 重華

宮祇候量友聞轉歸吏部

勅具官公尔取聯中禁使領遙團共事累年以疾求退俾仍旧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可

秉義郎閤門看班祇候常林报差

錯降一官

勅具官公朝儀尚肅賓替尤廣進退降登視以焉鄣抗声失度時汝之辜爰削一階以懲不恪

可

郭棣知瀘州

勅掌殿出之武衛風著勤勞分邊閫之碩憂茲頃鎮抗騰予世將听我訓初具官公稟資沉雄馭下嚴整出臨淮海當一面之叔入總貔貅久護干庖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拾彼蜀道靡有蜚夷之外侮何期蠹賊之内訐狂卒称兵中无与者仇人假手天灾誅之碩乎時謀帥之甚艰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僉曰汝諧爾其設方畧以清驚疑示寬大以安

又側凶能既珍元賈問從義士寔多當行第賞
緩爰有承遂令境內之清生折遐衡益致玉灵
之暢佇聞嘉漬別議優恩可

文州灵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勅具云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卒去都城万
里苟有利于民而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灵
脱尚其欲奉以惠遠詎可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謨降
一資放罷

勅具官云尔以宗子居大郡莫府不能自潔其

身乃與胥徒共為姦利償券焚屠欲孟而彰鑄
黜示懲尚服寬典可

文林郎寧国府司理盛将之降一資
勅具官云撤事至重豈容小差尔職其間乃爾
失當強其非故詐示薄懲可

承信郎石濬文榮年九十五保義郎
致仕

勅具官云父云北津郊霈推老之恩尔年登
九齡子為翁士授之武爵以為晚歲之華可
興化軍蒲田縣順濟庙灵惠昭应崇

福善利夫人封灵惠妃

勅明神之初率加以壽婦人之壽莫及于妃僥
非灵響之著聞豈得恩崇之持異具山神壺彝
素饌庙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未衣
而獲雞林之使舟中所至香大日嚴告賜便藩
既極小居之寃禱祈昭答遂超侯国之封仍灵
惠之旧称示褒崇之新渥其祗朕命益剏吾民
可

朝請郎張抑為係舒光舉主昨兩官
勅具官之人之堆知之旧矣尔持江東使者即以此

池陽郡博士為賢而舉之閱歲已久乃以賄聞
北中牽將之罰惟尔在哀疾而不及既除喪矣
其上二秩毋忘省循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遥郡刺史知和州公依旧武功大夫
初州團練使

勅具官公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
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尔起自
西陲屬建九陞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辺塵不
驚智勇无以自見而首尾五載同固有勞徒之
大邦陞以遥團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趨功名

毋忝爾祖可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史部在京宮
親

勅具官公服後集庾屢更載命恪功所載式閱
其勞祿以內初秩之史選尚欽朕命以善尔躬
可

文林郎監泰州監倉周大光降兩資
放罷

勅具官某鹽美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
一日今帑中之藏至矣十萬白幣吏姦汝之取

也詳究始末失取已多而又不能自別于貪貸
之媿再鑄厥官歸務循者可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為鄉
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勅具官公尔誠邑輔郡能声徹聞秋潦為災訴
者輻輳老羸蹂躪至有死傷虽非閔防所及咎
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祇應
人各轉一官資

內知客修武郎譙令擁秉義郎戴

勲

勅具官山賢王務孝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
坐閣八年之人比与朕守成進官聯尔起于諸
生班在上閣祇事未即見謂恪恭喚恩所加勿
謂故事尚勉思所以称此者哉可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
郎姚思正保義郎董致中徐松
成允顯高珂指揮從義郎馮涇
王良溝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
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按

尉張括承受听于分承信郎野
良嗣承受下主晉文事忠翊郎
通與祖容司成忠節傳呂世前
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
大夫陳世安翰林医候李之美
成全郎陳翊

勅具官山等王即談經閱歲滋久凡日批事咸
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恭恪可

秉義郎揚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
箕造

勅具官山周之馬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為之
星曆之孝馬士者可不務乎尔遂於曆徹于朕
听因其所長俾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
称朕欽天授時之意尔尚勉哉可

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旺揚坦刘
選李端邢敞沈明黃毅杜椿吳珪
蔡顯右班王佐边寧李鈞孫彬陳
瑒曹德王浹黃義陳珪換武翼郎
添差諸州驍泊兵馬郎監
勅具官山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

尤者列在人門為予瓜牙歷歲既久親越挽強
之技超授武爵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尔行
毋忘衡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尚勉之哉可

駿前指揮使守關行門長行在班許
坦聶崇明澤孫伸右班盛俊吳佾
郭錫換從義郎

勅具官尔手以奉勇選密侍震居有年于茲
矣親閱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尚勉也哉毋怠
於事可

神騎鞍補副指揮使姜勝換秉義郎

宣武嚴補指揮使徐成換從義郎
天武下利副指揮使呂俊換修武

郎

勅具官云仍等登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
而挽強之力不棄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
恪以稱所蒙可

趙介循後事郎

勅具官云尔以刀單為冊府之吏周旋回庫其
職清矣人以奏篇之賞疊進資級其思所以稱
此者哉可

入内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

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勅總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橫到之班茲焉追
佚具官其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
累朝之故實侵尋歲月莫提平賊之綱條爰因
酒之正修更陟武階之後勿云近北思稱優恩

蕭鷓已奏秉孫義郎存德乞將磨勘

二二

轉官回授母淑人耶津氏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率從於夫爵小君之號茲越于郡

桑山人蚤孀名將之家固慕中華之義而朝示
寃名已著于鳩桑一子馳恩榮特頒于鸞詰往
服朕命益宜尔家可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勅具官之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秩疾慮有
闕事見大夫非无可使恐不及期以尔志存許
國才足應變輟自邊關俾將予指聞命引道禮
成未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嗣有褒
擢可

武翼大夫揚入即舉使回程轉官

勅具官之朕歲遣使華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
輔其行尔以扈衛之臣為行人之副中途易節
詞護无虧惟尔之能應予之賞俾增侷秩其尚
欽承可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
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郭師
孟忠翊郎黃允迪訓武郎李邦安
忠翊郎揚祖烈吳良弼趙進承郎
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間保義郎
金彥達進武副尉王仲各轉一官

勅具官山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為假吏之行
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勩毋替忠勤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

使郭果落階官

勅總千序之衛文護戎昭頌一扎之恩用申褒
律具官山器資沉鷲謀略雄深傍邊備於上游
生銷外侮肅軍容於中壘允藉壯猶朕慨宿將
之无多眷故家之可用繫尔昆弟為予瓜牙茲
徹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
公其服深榮尚圖忠報可

開門祇候訓武郎李彦執從義郎李

李

刪秉義郎揚應龍應奉人使到闕

一十番各轉正官

勅具官山等信使兼庭掌在上閣賓替之職不
容毫釐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之進一秩益
務格恭可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雨

資

勅具官山邊臣無小天皆以忠實為先尔以逸
因受罰矣而又為欺存削一階用戒來者可

皇和祖士峴蜀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不恪轉一官

勅具官公國家以十階侍近屬必十載而後一
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宥其子躋
等而授虫曰近比實惟異恩可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替舍

人

勅具官公尔以名將諸孫中宮兄子不患不致
富貴顧所以將之者如何耳頃墨吏議亦既累
年察之蓋詳克自循省賓贊之取用以命咬念

之哉知復玷缺之艰唯則知所以保其身矣可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
之追復中大夫

勅具官公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尔遠議使
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尔既知其不可而
不能自己何也解紘更長事始少定禡官置散
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尔豈欲害民者徒以昧
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集本心追復旧秩能
体此意尚為有知可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授奉修

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

勅朕寅紹丕圖擢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
載之餘登奉室諸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
兼總宏摹矧相札以脩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
公諱通而知務端靜而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
公輔之望迨非宥府足以致朝廷之尊俾參豫
于岐扞蓋茂明于國體緝成大典允籍宗正選
奉綽儀更資使範以移 重華之盛以彰疊矩
之傳爰序進于崇階尚勉從于遜牘增培米食
仍衍貞畜噫鋪張闢休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

故事尚監而致主之心往服訓辭川饒寇淫可
從事郎趙彥追收使射中減磨勘循

一賓

勅具官公國家選士于足又命以射尔以宗支
之秀既擢儒科能游於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
以示功獎可

從事郎堯王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鉄

錢入銅錢界美清監鈔降一賓

勅具官公胃利犯禁有民則有之尔為獄掾乃
敢以身而試法稍鑄命秩犹為寬息可

朝請卽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
運降兩官

勅具官公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闕也求康雖小賦人有度及而為之
闕供甚矣鑄之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爾合
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之用勿以懲羨
而取盈為可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為提刑陳倚
申后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
與卽

勅具官公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
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
事矣却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
等易地遠方汝往哉其思有以籍鎮之可

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徐堯上殿陸芳
降一官

勅具官公爾以老書生獻歲于朝此意勤矣朝
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款宥過不應但已捐鑄命
秩以儆廷紳可

寄資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符滌降

兩官放罷

勅洒掃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後之具
官之久以勤敏祇文禁嚴當克謹於官箴乃自
貽於罪咎命鑄橫列尚畀遙團罷歸鍾部之班
顯示貂璫之戒可

內侍高品李元灵降忠翊郎效罷

勅具官之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敢其間而越
法度削官二等尚為寬恩可

閤門祇候潘瓚落看班

勅具官之爾祇事時朝再更歲禽稽之故實盡

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于久可

皇后親嫂顧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號茲之于上
恩故之官妻許氏蚤嬪將家今為后侯庶車既
往莫潛借老之宜戚聞方與實雍懿親之長屬
禕衣之歸竭分石窋以疏封尚惟法度之循以
對寵光之謹可

直敷文閣史弥正為高燮奏屬雄公

事落職罷官現

勅具官之爾奉祠就養宜无与于公府知為葭

李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矣相宜遂徹朕所收
还延閣之直仍罷初官之官尚其省循予不汝
章可

侍御史林大中直宝文閣知寧國府
勅具官山朕惟天子耳目之官与大言溘侍從
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
之大教存焉朕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推望
因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
体義形于色臺剛斯振物論浩然擢貳銓衡所
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宣城大邦

實 慈皇初潛之地寓直宝奎以寇尔行牧御
之方无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抗政成来歸
副我虛待可

樓

鑰 大防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勅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朕專宗伯當
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
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潛具官集季極群書
十兼數器被眷知于慈宸參察案于儲宮出入
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忍之益有申人之所堆
瑣闈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勅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朕專宗伯當
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
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潛具官集李極群書
十兼數器被眷知于慈宸參察案于儲宮出入
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忍之益有申人之所堆
瑣闈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

文昌戩務蚤清實摠夷夔之任謀猷可告尚殫
稷契之忠可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

勅朕惟舜俞龍出納朕俞而名官以納言蓋人
君之俞不難于出而望其能納也瑣聞之取為
朝廷唯矜古誼昭然允當遴擇具官某天資直
諒季力粹深處之王印則有講導之益擢之祠
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尔以封駁之任非以
序而遷也事有不可尔則尽言、而可從朕不
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体朕所以

命爾者矣可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勅具官尔以倫魁之彥端諒有聞進丞容臺
与戩史筆王印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
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迂萃之象曰
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可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勅具官尔以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尔察之分
戩非一人之可為泛規右廷識擢自我以尔蚤
先中俊屢試長寸夙儀凜然有御史之望聲奮

籍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
郡尚何忤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
祇朕命往振臺綱可

右正言胡瑒左司諫

勅具官公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請有守論
事加詳蓋聞古者有爭臣七人爾獨矣勞念之
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虛之位其益究乃心暨
乃僚相与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
有聞于世亦惟休哉可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勅具官公臺諫之選俱為甚重而取務自有不
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俾主闕爾為大察
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凜有風采今予授以拾遺
之職滋嚮用矣以義勇之風尽造和之益則朕
有所言之美爾而亦无愧于古爭臣矣可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為同列之
首矣勞著矣丞貳之取命爾迂与罪疑惟輕繫
古之訓移情就法尚戒于茲可

宝文閣直學士程大昌左圖閣直學

士提奉南京鴻慶宮

勅朕收覽群才細懷耆德荆東宮賓友之旧游
送琳館之游冠西清季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
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冲幼季壯行曾
不渝于一節出藩入漢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
如著書不輟仰天覩象窮羲徑八卦之文畫地
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廩人之粟益高延
閣之名故固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
室毋忘猷告之忠可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宗

氏追封兩國夫人

勅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盍疏二
國之封虽不待于生榮顧可稽于卹典其封樂
起由戚閉婦我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
之飾少同甘苦与能家人而忘貧賤晚被寇光固
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做弗永其年賜湯沐之
大邦既屢頒于翟弟兼公侯之兩林爰特畀于
蜜章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渥尚惟精爽
式克欽承可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六簿彭

龜年司農寺丞

元係材大中辟差大中與即張叔椿再辟辭免

勅具官某等爾謹篤信好孝表裏无玷尔龜年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孝愛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椿之亩豈其私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汝捨而高爵非所以亩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丞哉、具少安之以俟選擇可

都官員外郎趙溢戶部員外郎主簿

左曹

勅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庙子

孫苟在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奏錫阳之深内為秋官之屬恂、自守尚有家風迂寘左民毋懈于位可

趙思璉知德慶府

勅具官公海康雖遠以高庙潜藩而增重選俟尔不輕也爾以宗友之秀資歷寔高往抚是邦毋忽民事可

都大提点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轉

運判官

勅具官公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鍾官總貨

泉之重在內則歲漕任飛輓之繁皆遴選也尔
長于心計剔歷已深新安之政具仆植僵徹于
予听鼓鑄以佐用度又優為之計臺虛位亟以
命汝式遘其端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陳揚善知光州

勅具官公浮光旧為內郎今實竝邊牧民之任
不輕畀也以爾當守補邦見稱办治自去節省
家食有年茲庸授以左符往臨邊激抚民以寬
處事以靜其庶兄乎古之折衝者矣可

知湖州越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勅具官公尔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办
治有聞惟時種官究山澤之利具鼓鑄之饒以
佐國用非心計優長夙力強敏之士不足以當
之輟自吳具俾趨臺治檢柅吏奸導疏利源匪
亟匪綸惟正之供則爾之戢奉矣可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勅具官公朕臨御丕圖求矣如渴儲闈察案選
用无遺盖奉予所知非止篤旧故之恩也尔以
儒學奮身周旋清貫詞藻之榮迨配前良肆朕
纂承之初最先收名出守劇郡試之益詳矣漢

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朱色由
北海入為大司農則其事也朕之待汝豈惟掌周
稷之事哉独祇厥官嗣有褒陟可

呂大麟知常德州

勅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
未有盛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寢寡慨然
念之起爾于家以爾素守家法好奉不哀宰郡
有循良之稱在朝謹靖共之守去國既久退然
自安武陵湖石與匡外於五浮之儼怨得矣牧
以填安之故奉以命尔尚勉哉能大其家則

為報國可

左丞相苗正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勅朕任相甚專慮已川听累奏篇之賞蓋膺八
命之崇覽遜贖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猶故事
加賁魯門具官某生為善人世載隱德傳芳中
右錄正國大夫之有聞席慶華宗去清源節度
之未遠惟躬行無規于幽顯故家声大啓于孫
曾是生名儒被位上宰閱書屢錫已登極品之
官公社肇開麥昨莫阳之士尚惟精爽歆此宥

矣可

曾祖母周國夫人葉氏贈周國夫人

勅士有奮身尚仕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曾祖嘗
迹所自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矣仍多中饋之
助夫或加寵婦則優之具封某以其淑之資嬪
儒素之族情功累行台有良入之吳處順安時
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上台封既至于
小君鬼仍疏于大國不改周南之田用配曲侯
之桃某祗異恩以利後嗣可

祖贈太師沂國公寔追封福國公
勅德雖著州鄉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富貴而
乃施乎子孫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
誣我有宗工恩逮顯祖具官甚坦：幽人之履
恂々長者之風惟先世以來有功于國故餘慶
所及遂肥其家果見聞孫進登孤保屢頒霈澤
貴極師垣乃更沂水之旧封仍祚闔山之鄉國
九京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母楚國夫人侯氏贈商國夫人
勅妣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泣之懿至孫而興雖

完榮石及于生前而恩渥屢加于身後其封某
以幽閒之操崇節檢之風夫婦俱矣蓋非一日
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年之餘賜湯沐于南荆
易封沂于上路以顯偏泉之澤以慰含飴之恩
可

父贈大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勅朕惟東周大夫苗氏號稱世矣子國子喆之
父也俱不見用詩人惜之坎丘中有麻所由仰
也朕之用矣則異于是其官某世有潛德生為
醇儒多富貴不在其身而善慶乃積于後惟我

碩輔秉國之均尊顯其親貴極人臣斯教忠之
效也既胙武公之土復更畢万之封父子之矣
于是俱顯視東周之苗為盛矣死而不忘其尚
知歆可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

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勅婦爵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荐更大
國之封具封公迪德靜專處家約素相夫以禮
躬孟光奉案之勤教子能矣慕軻母擇鄰之訓
相予初政致位上台秩既進子三孤貴遂登于

累葉表茲閭範用配禰宮改北國之旧祈畀東
藩之新邑劉氏改四塞之旧申加閔冊增賁宗祧可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勅朕寵大臣躋崇孤保爵既加于祖祢思又
及其閨門具封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巨源
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徽印及見其貴虽
隔幽冥之際仍深伉儷之情夏篆通旌顯漢相
元勳之重魚軒象服開秦以大國之封九泉有
知千載无憾可

大理卿王尚之直在圖閣知平江府

勅具官云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
爾生長崑右固已習知其夙倍又嘗持節臨之
声聞藹然至今未忘矧明練憲章歸以儒術再
長廷尉滋嚮用矣抗章求外自詭治民為爾相
攸无踰于此畀以義固之直用宥爾行豈惟不
咸昔人畫繡之榮吏民間之不戒以孚是以寬
吾顧憂矣可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勅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為
詳治獄者无与于定法断刑者不使之鞠囚而

卿實總之選顧不重我爾習于憲章而操心近
厚由廷評而上至于為長賤嗣有年矣館建
之符持淝東之節又皆有稱焉肆疇已試近爾
旧物囹圄屢空病未能也爾能尽心使刑獄號
為平則庶九手古矣可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

勅具官某金城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
號為休藩延燔之餘正須長才以任郡寄擇人
于內豈曰死之臨遣而行慮不及事晴咨西南
之守就以迂焉以爾有志事功敏于從政某解

蒙山之組往抚漢陰之民此而有聞朕時用汝

木待問知湖州

勅具官某儒科首選官遠相望儲禁旧寮收用
略尽 慈皇初開南省爾則為多士之无冲人
頃居東宮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歆仕
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為明當塗之徑浮議遂
定吳興劇郡視古左馮中而焯為本以試汝勿
以多言為畏倚需最課之聞高爵美官豈于汝
吝可

費培大理評事

勅具官公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对有司
之間者易為工察庶獄之情者难于尽爾為迂
評其以昔之所習見于洋讞之際遇事加勉增
益其所表至不倦以終之則為稱職可

福建提刑辛弃疾太府卿

勅具官公尔蚤以寸智受知慈宸盤根錯節不
勞餘刃中更開退老以其才養迈往之氣日趨
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
焉召送閩部長我外府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

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可

顏師魯知泉州

勅均佚真祠遂彭澤賦歸之志起臨日鎖慰穎
川願借之心匪曰朕私從得君重既去家之不
遠俾使道以有行具官某孝茂孺先朝推壽俊
慨孔戡之去命典外藩念阻城之勞許还故里
而遠毗懷其惠政賈胡服其真清攀轅莫由垂
涕相踵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為既徹听
聞重增嘉嘆方遴選惟良之守要先衣已試之
才追常衮之遺風當一變于閩浴用蔡襄之故

事宜再領于泉麾式過其驅以副所望可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勅具官某章貢居江右上流控楚粵之要民倍
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
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爾以不群之資為有
用之孝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為才御史彈劾不
避于权要論議帝中于事机橫榻之風振于一
時朕既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鎖茲地
先声所臨百吏望風抚予南邦以寬憂顧朕豈
汝忘哉可

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

勅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
列郡之吏知予德意多稱其耿尔以端涼之資
選在諫省去國未几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
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
忘逮之仁母替厥初嗣有褒寵可

宮人王安、轉郡夫人

勅朕謹乃儉德固无漁色之私選于後宮亦若
審官之遴宮人某稟資婉孌祗事靜專被摻采
之恩蚤与内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躡升名郡之

封其益習于壺彝庶克綏于寇數可

直危圖閣知贛州楊方里祕閣修撰

提舉隆興府玉隆万壽宮

勅具官某朝廷之于吳者用而尽其方上也用
未盡而勇退寇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
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
一時高文大扁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
計臺丐歸俾守章貢古郡卧治庶以優矣抗章
自列欲苗不可畀真祠之佚升論證之華詩不
云乎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敢忘也可

祕書丞陳損之誰東提舉

勅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誰東鹽筴甲天
下視他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万計調度低昂
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爾起西蜀慨然有志
于當世通練閩敏遇事夙生周旋清塗久揖宰
掾弥綸省闈備著矣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
頃護使容往來淮壩歸論利病如示諸掌茲因
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可

起君舍人陳傳良徑進 壽皇左政

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以
十有八年傳祚菲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
謹以事繁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為法于万
世者別為一經追儻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
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權道山付以史事奏
篇未上奉之慈極泛容進讀冠佩儼然茲為論
賞盍光于中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
哉可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
衛涇浙東提舉

勅具官某等制東部刺史萃于會稽密迩行都
視它部為重杞以治之才為常平使者就畀
臬事任益高矣涇以倫魁之弁領淮甸鹽笑改
授蕩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无冤公
私兼足以副朕選掄之意可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
年轉一官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
鋒軍統制李郁同

勅具官某爾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既歷十年內
外靖謐雖功名无事以見自矣勞著矣俾循故
實序進爾階益習韜鈴以俟選用可

李郁改泉
南為陪都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勅朕纂承五緒圖任旧人一日方几之繁既久
勤于裨贊三軍五兵之本茲益厚于倚毗乃播
綸言式彰材用具官△氣全剛大織造稍微以
端靖結 慈皇之知以忠純為初政之輔同心
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光舜
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沈机察其所安
任以不貳矧一登于政地凡三入于樞廷涼寬
度之愈明昇事权而增重噫予歎務孝宣之周
密以起治功尔其慕子房之泛容用符眷意願

惟宿望奚俟多辭可

同知樞密院事陳騷參知政事

勅贊本兵于右府方籍此猶圖共政于迎聯尤
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季探圣原
才周世務立朝蹇諤素為君子之儒处事精詳
居有大臣之体升之常伯曜在机廷陳告后之
謀猷簡而望切贊基命之宥密靜以无華雅量
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于私曾不俟于
暮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无異詞噫謨
明弼諧朕有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尔其推腹

心之忠永孚于休以副所屬可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勅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廟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曾弗仕于外廷後免並用親矣亦无踰于法從茲開宥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潢望高國器蚤隨寒雋首冠于儒科出任藩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選士貢闈皆故事之所无在尔身而蕙備爰以樞机之寄托之肺附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私于異涯將次

慰于公言噫門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奉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可

西

非
本

